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磻集卷四

宋 釋居簡 撰

澄心寺華嚴閣記

通泉

佛富貴具諸雜花雜花富貴備諸大莊嚴藏不得其門
則重重帝網歷歷鏡像無邊剎境何自而覲閣名華嚴
作而象之然則行布圓融理隨事徧圓融行布事與理
融理事一如事事無礙而土木金碧較奇薦巧曲盡人

為豈能彷彿是故童子歛念六扉洞開於慈氏彈指聲
中及其既入六扉還闔譬如壯士屈伸臂頃果圓曠劫
不覺不知身徧諸樓閣中一一樓閣皆有彌勒從初心
至究竟處處種種事得妙法門與諸前聞如海一味得
此味已無量差別無量蘊奧翻瀾之問二百建瓴之答
二千於此味中染指可了是謂童子一生成佛淳熙十
五年澄心院比丘覺如建大閣造善才南詢百一十城
與所詢知識於其上繪二十五圓通於其下則師照智

演為之微三比丘願力所成就何以格檀度樂施而懋
厥功也耶越幾年落其成而系之以辭辭曰陽精升雲
岑樓先明溟渤潮生畎澮後盈月印萬水罔間渭涇風
鼓衆竅颺同聲法霆始震蟄戶撒扃意大乘器即觀
厥成如日之升如海之渟如月皎皎如風泠泠矧乃中
下其智挈瓶既自滿假又減厥負各銜其照燭火腐螢
竭來會中瞽視瞶聽遂使巨鑪噎於寸筵是閤之作惟
儀惟刑盍於是中破塵出經

長興箸溪樓記

代人

舊亭枕谿因谿得名某年月日某建縣有重客館穀必於是閱歲滋久屋老弗治流為旗亭躡蹠不禁寢地寢庠楮差枳脫藩垣委頓吏困簿書期會加以悍俗囂訟汲汲剖決日不暇給及瓜者欲去未行逆旅狹隘回翔意緒庸免悠然獨酌栩栩半炊之嘆於是喟然口與心語曰萬室之邑舟車要衝因仍固陋若是其至也乃紆厥思規撫於胸中未以語人一夕風雨仆亭若相厥志

豈天地間物乘除於數而存諸其人耶抑山川之靈思
革其舊而新夫清淑之氣以振厲文物耶於是準直市
材俾其樂輸鳩工於豫不愆其時撤亭而蜚樓若干楹
於亭址作於某年月日逮某年月日而成畧其巧堅以
圖其久去其麗壯以圖其固學宮再新相與面勢練澄
漪漪半樓夕霏鴛鋪翼翼崇簷曉碧市聲遠耳萬竅風
止卞雲露青雙瞳電明部勒山川氣象成一都會可以
拊長筵展清流策休暇餘景婆娑吟嘯商評得失求無

厲於民以告夫志尚與我同而登斯樓者如護吾廬嗣而振之俾勿壞因作而歌曰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盖洛陽城再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某也魯敢用前聞以俟來哲

善奉圓通閣記

宜興代人

徵心心忘執忘自戕辨見見泯執泯亦爾瞿曇所以寂初開示如來密因為新學修證之本策勲密因安住大乘勵大乘器擇圓通機應圓通根以教阿難及諸四衆

文殊承旨領此妙選二十有五登地亞聖各陳昔因補
陀大士青錢萬中餘雖審諦弗當其根是故大士獨任
斯託眼既聞聞耳亦見見六用互舉非證不識此方教
體其惟音聞聞性精明所入常寂風極偃溪礫抵庭竹
若合符節如空涵空自昔至今得此門者其數無量終
盡未來巧歷莫數閣名圓通蓋取諸此俾圓通根從此
中入爾時北磬從座而起駕言出遊步向上層式瞻輪
奘倚楹晚眺賀燕未乳求友鶯老悠然一聲啼破幽寂

方是時也普門不鑰洞開六扉八窓澄鮮昭晰萬象塵
刹幢蓋疑疑原隰窈窕澗壑嵌谷邃竇山雲溪月莫非
大士小白花岩自它受用境界種種殊勝種種如莊
嚴藏宏博壯麗不勞彈指如大圓鏡物來斯照如帝
網珠交光相羅影見重重無在不在則是閤之作也直
顯勝妙家風革人險隘邪偽同歸廣大之正惡習日霄
善日顯赫更相漸磨丕變風俗帶牛佩犢知所深恥是
道也佛四智中成所作智之所成就予佳住山某闕此

妙而發明之故申之曰透山兮泠泠蜿蜒兮沕玆璇題
兮宿雲呵護兮山之靈

大軍倉廳壁記

鎮江代人

倉教基兩漢餉道不絕也淮東一道貔貅萬竈所仰給
厥任重非錯綜精練之佐分掌出內會稽雖有應變宏
才偉畧終勸於獨振倉實今使長總待某官發軔之地
毫忽利病罔不備悉每以獨振惟艱白諸朝乞去甲仗
庫官別增監倉一員依舊銜止添兼監甲仗庫五字俾

事集力裕若已蒞事時等而上之逮今使節駸駸黃閣
紫禁而惠被四表自某官至某官歷三任壁記未始建
恐改作之自久而不聞遂疏凡居是官者在官之日與
夫爵里名氏悉書於其下庶夫往績歷歷可考

大軍倉庫記

鎮江代人

罅必補漏必苴風雨飄搖之必支挈挈惟恐緩家居者
之為期與子孫相終始圮西則就東圮東則就西移敝
居完居安辟危往往棟欲壓梁欲折乃去而就他屋官

居者之為滔滔者皆是君子則不然居日必葺園日必涉急公於私操心慮患泮然有以異是大軍倉庫屋老矣脊頽厲風趾摧潢流某官不遑寧白使長某官朝聞夕報鼎新於多事之秋不日而成比舊益壯麗于以見使長孚於其屬慨乎有容不靳也若此因作而言曰魚川泳而鳥雲蜚豈獨專美於唐三百年之名流也耶

紹

定辛卯四月
旦兩記同日

植齋記

山居玉立萬竹當疾雷破山羣蟄斯奮時稚子澌澌見
頭角不決月駸駸拂雲亭在深處日婆娑其下客有傅
氏某適至拊竹而作曰能自植者也余以植名齋蓋借
竹以識余所植則謂之曰植立也致力於植則必有所
立確乎不搖若頽瀾砥柱行富貴行患難綽綽見於事
修身齊家虛心勁節皆事也身修矣有類乎猗猗介特
不衡不倚不言而信不令而行曰齊家林林而羣蟲蟲
不亂正家而天下定矣虛心若可以受道道集虛虛者

心齋也勁節則寒暑不移有常操也安節之亨承上道也具是四德也王馬曹拔庶類而君之指以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天下後世至今莫能易雖然始植而立求無愧此君矣未見不倚不撓於晚節末路不自免庶類俱靡者善乎詩人之為言也不羞老圃秋容澹且看寒花晚節香當與孔子所謂戒之在得同一關紐微此君孰與論夫植

碧雲藏殿記

宜興

余眎碧雲崇明篆旬有七日會諸耆老及久於其事者
商畧一家之政宜所後先咸以經藏為缺典不覺喟然
曰經佛言也言心聲也在則人亡則書不尊所聞何以
見佛心非藏何以度經非殿何以舍藏矧事不避難勞
人自逸非是是役也繫我職取材之待用者振之不足
則市之雖樸櫟弗棄斧斤一施輪奐在目作於某年月
日越明年九月日落其成然後屈衆力於藏雕鐫涂棟
付擅時精巧者八觚梭梭玲瓏八窓實以琅函玉軸承

厥終於戲梵釋之居殿止有嚴堂止有容廩出內庖春
炊剪葺衆法會稽庶務止於所司賓客檀施奔走給侍
止厥攸處貴堅好不貴侈靡與其過制孰若適中樓層
閣崇戢戢璇題涼觀月榭炫耀浮俗得非聚人而役之
何以聚人曰財財豈天雨鬼輸必首之不可必有之怪
說申之以不可妄冀之甘言盪莽忽荒詭誑謫誘吾不
知古龍象屍林塚樹間逆旅天地蘧廬千古又何謂也

密印寺記

湖州

或謂梁武崇佛不永祚昭明造塔廟不永年佞佛以祈
益何益耶秦并六國欲帝萬世竟弗再傳扶蘇胡亥壽
考安在不聞佞佛過秦第云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密印昭明所造考訂舊聞索斷碑殘碣無所得埃壒埋
古刻卧廡下洗刷而起之彷彿少師米公友仁小楷西
南大長老華嚴公祖覺序寺僧行昭範銅為萬二千斤
之鐘所由鑄大學馮公櫟為之銘宏偉典贍言太子施
園造寺今祠於東廂為護法主掌寺事者云舊有記聞

諸故老罔知誰為碎於廣明之盜墜典未克舉盍嗣華
嚴公大手筆俾二大士翰墨文采照耀於蕭寺寺檀越
常選文章貽後世非暗投也敢請於是受東而作曰此
大道場肇自天監二年文孝皇帝居東宮時用祇陀太
子故事以園為施時富名流江惣沈約在帝側豈兩公
文字乎石泐於會昌例廢時抑書於張雄猖獗時或廣
明盜所壞皆莫得而知也樓殿崇崇冠冕衆剎跨龍庭
面構李翼車谿枕青墩梁曰報恩唐曰咸通悟空吳越

時曰吳興皆禪居我宋錫今額會昌之禁解鹽官安國
師嗣子如縱昌厥由緒克觀厥成土木金碧壯麗於前
日既老而寂無着嗣子德會守成規惟謹張雄肆虐罵
賊而死白乳湧數尺行欽與其屬三四輩整而完之至
是三學比丘未始乏為天台賢首之學者相半曩聞清
裕者神異卓絕里社所嚴神異吾所不道由梁逮今逾
八百載成虧有常數武宗之廢武宗之愚也張雄肆虐
張雄之虐也揆之廣明亦莫不然固已雲散夢掃吾密

印自密印主之者存焉耳辭曰嘗聞蕭梁以弱為仁仁
吾不知弱是用評景臨天威顧不及仰惟其能然夫豈
弱喪文孝夙慧衡鑒古制英蒐奇獵珠貫瓊綴手開僧
園如祇樹林呵禁不祥池湯城金棄德作威身殞威逝
德明惟明芳流世世曰縱與會真奇男子縱舉百廢會
罵賊死握拳透爪嚼齒穿齧易地皆然不忝厥生爾德
爾心洎爾四眾高躅曷承企會與縱

江東延慶院經藏記

教有半滿藏無小大般若寶積華嚴涅槃合八百四十
一卷自五千四十八卷出近世蜀之昌州不動居士大
學馮公以無量壽願施五千四十八卷凡四十八藏八
百四十一卷亦滿厥數往往梯此有大小藏之目非古
也藏也者藏也涵容融攝為義琅函玉軸則有海宮龍
伯之所嚴秘密意玄義則存諸其人爰有大智破塵出
經會於一乘如海一味一盃香積飽均四衆貧女寸焰
不遺遐隱師子手足一金也江河支別一水也諦審機

器利鈍隨應玉象徹底偃鼠滿腹各稱其量乘此大乘
至究竟地豈丹腹金碧雕鏤塗棟幻出龍鬼扶持凌空
虛之所能彷彿時有比丘名曰智日聞如是言矍然而
作曰我之所居康廬送青彭蠡闔戶賜號延慶巧當勝
處嘉定壬午作此佛事明年落成實惟妙演書四部經
則有智玉矧二化士厥惟艱哉鐘鼓殷床梵放薄雲妙
高四朶夜摩諸天如風忽旋如海忽翻樞應無窮莫盡
其極一機休復海湛天碧八窓玲瓏塵消鏡空萬目仰

瞻夙負惡習不鉏而拔信萌善穎油然而發生審如所言
則徒取檀施靡金粟勤人勞衆從事於不急之務哉則
語之曰吾所陳理法界彼所為者事也實際理地彌滿
清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事法界中或一其缺單輪弗
馳隻翼弗飛理隨事徧則逢原左右事得理融則千差
一照理事無礙事事渾融則藏與經非一非兩及破塵
者三無差別

陳致政施田度僧記

施僧欲其四事具足一意叅扣餉僧俾正命充滿邪解
弗作舍僧解風雨飄搖之憂浴僧拂妙觸宣明之跡至
於度僧則如上種種盡在於是教必尊僧蓋佛祖所自
出度僧度佛祖也責佳實於良苗非雨露之所滋耘耔
之及時必槁於烈日萎於雪霜又何所妄冀區區舍家
林林服勤稍穎異者皆良苗非恩霈自天則一加黎亦
何所妄冀故叢林有賢勞之澤等而上之逾一二十寒
暑乃能得就令得之必四五十筋骸盡瘁欲求如佛

祖因地勤苦精敏時所為心至力殫何以至大究竟為
大福田發生富貴壽考報効檀施毫髮反常如經所云
可怖可懼爰有信善致政陳公洞見此理捐膏腴三百
畝歲度一僧芳聯世世自一至多傳無有盡推此願力
亦無有邊天竺巍巍靈山未散此廣大心與山俱高聳
閭廣堂助增壯麗光明懺摩屢歲隨喜是不可不書也
噫塵勞之儔各知資生財知其豐勢知其崇業知其廣
位知其穹孰非為子孫計若螻蛄踣而起不知積而能

輸輸而得所歸於佛隴教觀家與佛隴之傳相終始獲
善應於斯文如公者鮮矣故吾表而出之為區區若蚋
蚋之戒

通泉廣福院記

廣福皇覺院制度小而最古翠屏諸峯皆歸彈壓輪藏
鐘閣普門內院複道翼翼巋然門闥立數級之上煥燦
照耀靡不華好古殿再新諸莊嚴事如開眉目如被錦
繡又如李郭一交旗幟十倍精明紹榮倡於前祖因法

一紹槃惠燈各致其力相與應和成此殊勝法深宗鑑
遠歸自南層砌重門兩盡其巧跨鼇以東幢刹鮮儷典
午渡江時異僧來此鋤荒榛斬蓬蘽草衣木食而大有
為十數傳後稍施鄰邑惠門蘭若思靜再振於唐之中
葉迄今鐘梵薄雲天當一方宅心純想進善悔過之地
吾廬距此僅一舍淪棄江海足跡未始至端平改元秋
鄉州某寺某僧移書訪問生死屬予紀歲月噫幾千年
矣世果有千年之國乎歷年之多莫如三代夏商之歷

莫如周周之季建空名惴惴立於地大衆富強有力諸
侯之上年不加少豈能盡八百之歷哉揆之操壘圯者
之言則百年之家亦復無有然則樹一剝於深山邃谷
更歷如此其久獨何如由吾師淑諸徒以戒定慧為之
主慈忍精進為之張正心誠意發其用以游人間世利
己利物以成厥志後世雖未必盡聞盡明聞者不自棄
自棄者虐也明者不矜衒矜衒者賊也故能通神明行
變貊久於其道而綿世守若夫焚蕩於強暴毀斥於雄

罵如風吹花如刀截風持危扶顛以大此宗以承厥終
禪龕院毗盧殿記

禪龕為聞剎自唐僧文公文公道振自杜少陵由唐而
宋其道益明自漢中師古修信師因麟菴悟開繪公像
律者法印請紀其事刻諸石悟超者出凡土木金碧壯
麗皆其所成就晚乃作毗盧殿幻華藏世界海莫不備
悉權輿於淳熙辛丑越九年始訖事實麟菴策其勤乃
大作佛事施百物於同衣而落之芝茁龕趾嘉應荐臻

不可以一二數人以吾宗人喜言誕麗故不錄超質而不文游人間世惟一真實以真實故感人也深苟不合諸心必言其所不合者侃侃不小下雖自固好勝罔不服故集事先難後獲不計疾遲志其成而已殿之成也榜曰毗盧遮那云者竺梵之稱中國譯曰遍一切處語其遍則無乎不在其在也無所不遍大而無際小而無間雜花所謂三際悉在無有餘作而象之理亦左矣雖然盡觀夫遍與在乎一滴一消具十香海一塵一沙彌

盧咸在十虛混濫而莫見其餘毫忽微渺而莫知其欠
一椽一瓦尺丹寸碧孰非莊嚴藏大樓閣得其門者雖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何以加諸不則䟽不云乎積行苦
薩曝腮鱗於龍門上德聲聞杜視聽於嘉會故系之以
辭辭曰覺雄富貴載諸雜花帝網重重幢剎振華天人
鬼龍肅而不譁一音震潮洗空萬差爰及後世模倣百
為雲母水晶琥珀琉璃匪雕弗塗匪巧弗施美其美輪
雲繞璇題惟道人起身如椰子云胡成茲大功德聚惟

其有忍屹若砥柱百阻不移以願力故一殿之作曰惟艱
哉載賈餘勇衆善克諧民之秉彝本自固有撮以善境
日勉日懋

江西後城觀記

旌陽許敬之斬妖劍血未洗江西一道被其惠奠枕者
幾何年矣昔嘗至處莫不華觀闕嚴醮事以系其思某
觀則唐魏鄭公讀書處故基曾此築壇場拜北斗前臺
後城山如髻髮水旱必祈札瘥必禳子息必禱禱輒響

答唐某年賜額為觀住持者曰李大業胡濬哲則為之
副居無何遞迭而逝袁濬文又繼之振墜起廢殫力不
小懈胡紹宗則結萬善人聚施者興土木營春炊棲道
侶擇其善者分掌出納既罹兵火堂宇復整整稍刷鄉
來狹陋之恥松蓋竹箭幽草怪石迥與人間世遼邈年
七十七則畦芳浚碧曲水泛聲養恬育和泊然頽然遊
於造物之表壺中有天以佚其老吾嘗聞旌陽在時言
其身後當出八百地行仙尋師豫章江沙過井口則妖

荐孽人吾必再出觀夫樓居列仙在天地間無別營獨
排患難殄災異安生人為己任滿足功行為釣天廣樂
之歸昧者昧此方疾其奉安之侈不知崇德報功不如
是弗足以揭虔妥靈辭曰道固在人人則遠之人不即
仙惟仙即之猗歟列仙不與世絕志存生人隱顯殊轍
巨妖既血發節撤蒙行不厭高功不棄豐劍飛上天龍
光敎日迨今繹思尋刻舟蹟風清玉虛月滿瑤壇絳節
霓旌泠然往還

寂照院記

幢剎盛於典午大備於蕭梁佛圖澄天台顓所造幾百尺椽片瓦皆有深重願力不計百艱而後成祇長安富貴人崇先香火非不壯麗勢穹力巨氣雄焰熾咄嗟可辦畫簷繡棟絢粲山谷一再過之已有間矣又過之則北弗治甚者逐其徒而家焉更甚則撤椽栢挑瓴甎無所不至勢力之與願力遼邈如此寂照院之作惠通師因其先富儲蓄基造寺之後君子謂其不負所託遠近

響應百堵皆作殿以舍佛閣安于優曇藏載三乘堂庫
廊廡容衆四事凡所當有靡不具權輿於嘉定七年八
月越十三年而落之淞江橫陳潮聲與梵放相答吳山
萬井越樹如髮風帆沙鳥倏聚忽散漁樵響沈可禪可
燕車馬喧止可誦可讀延騷吟可以寫壯觀待雲水可
以暫磅礴一香一燈皆壽聖人福兆庶及其親族檀施
之存亡不留一簪直使後人三常不足驕吝不萌於胸
中却步反求以為道毋貨殖為拔貴錯勢之具毋諂誑

為王化之地惠通師嘉興徐氏子為鳳鳴惠雲院清朴
弟子坐幾臘年七十三辭曰素宜充耶或宜枵耶不枵
其充豈真出家猗歟所先豐乃儲蓄我則捐之樹剝結
屋相厥攸處大江之許匪侈惟壯帡幪風雨有來水雲
悠然憧憧解腰午鉢投棲晚鐘七尺單前疊足巍坐月
滿璇題孰與分破振策舍衛肅容正觀美見宗廟富窺
百官我作是說應無所住拍枕潮聲是真實語

明真宮記

寧國明真宮成雖非真牧開山而本起之因自真牧寧國之逢雖自真牧而其有以自致者易災為祥屢格於中壺變陰為晴曩見於郊祀密贊慈明靈異外著未易一二數錫號不名于以示尊禮革菴為宮予以昭寵數特旨蠲免于以防誅求親灑宸翰榜其宮而雲漢昭回予以旌其法裕以倉廩聚其徒而學徒革止于以致其久非神存樓居蹟在宮掖持心純一與道真契何以得此經樓華閣左右翼翼方丈齋堂各有攸序翼翼棲鐘

耒耜在田星冠我我象簡雍容日洗齋鉢逾半千指至
於九宮撥南畝之賜飽學其道者數百掃建炎殘局之
燼則武當紫霄一新佑聖上昇之地長森萬歲武昌太
平九江壽聖是三者不特土木金碧之助抑奏錫奎畫
以鎮之疇一明真哉蓋其量大而志平緣勝而事從蕩
蕩弗偏泯是非利害之畛齊物我於各適其適之地法
宜識載以侈千載一時之遇俾居是宮為是道清淨齊
潔於無窮贊坤寧聖人成關雎之義而母儀天下如漢

孝景皇帝竇太后喜黃老言卒收修文偃武之效不然
何以仙游之日於明真猶拳拳不能忘寧國勸酬應上
告老之請以住持事授其徒通妙大師俞守一明真大
師趙守正則副之井井有條理如寧國無恙時寧國真
人王其姓宗成其名於真牧為第二世瓜瓞綿綿當不
大其家者

西亭蘭若記

誠禪師號船子蜀東武信人在藥山三十年盡藥山之

道連其散席浮一葉往來華亭未涇上下百餘里林塘
佳處意所適則維舟汀煙渚蒲間詠歌道妙其言與誌
公玄覺諸老脫畧筆墨畦畛處若合符節識者味其滿
船載月未嘗不歎其汲汲於得人以為不負祖宗計夾
山去後覆舟而歸乃知佛祖在人間世斷無他事西亭
三詠照耀天地雖乳兒窻婦能歌之即其言觀其行廩
廩所不死者不與凡輩共盡自是松澤山水益明秀至
今稱水國名勝一經品題千古改觀妙賢企遺烈結茆

於詠歌處曰西亭蘭若樊圃樹藝一竹一石皆有次序
菱芡浮實蘋蓼交映落帆半夜荷笠亭午開扉相延抵
掌嘯詠冀遇如船子者求一言之益而拔俗於千仞之
上使其徒若圭問予所以相遇之道則謂之曰船子之
昭昭如日麗天爾之拳拳如水在地彼以不息照臨爾
以不息流注均具不息之道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又何俟一語之益然後為得哉書以授圭使歸以
告賢

雲安德英藏記

佛菩薩語無乎不在窮山邃谷曠寬遼闊靜勝林野諸
漏永斷者所住處靡不有龍猛一嗅八十卷則於龍伯
宮茫茫禹跡一幢一刹未始不具純陀供後則曰鹿苑
初轉鶴樹終譚從始自終不說一字結集為經又復為
律昭昭揭日月後之論著更相發明合而言之總曰三
藏琅函玉軸煥粲心目其不說者了無餘欠雙林大士
特出新意忉利夜摩及與四朶龍天鬼物扶持凌空虛

載之以輪發之以機樞正厥中其應無盡自梁至今說
無有終有大施者是謂吳桂住夔子國聞此真說既聞
是已宿習開爽不謀不諏欲顯此妙擲金如泥鳩工如
雲入林選材作而象之藏以度經殿以舍藏幻五十三
大士於其間諸莊嚴具一一稱是自乙酉春逮庚寅秋
厥功告成會建龍華以落之衲子出三峽罔不挂鉢問
舟能言此段竒想象輪奐莫不冥見德英比丘訪予於
飛來隱居述經始之勤信紀歲月之請以侈吳君之施

為之辭辭曰兩崖束江萬馬駿奔灩澦豪據一涓不渾
遡流以西江樓對飛碧瓦參差子規夜啼翼然招提薄
雲梵放籟虛不鳴山杳酬響龍藏斯作爰載梵文使聖
人壽轉如是輪如轉金輪王四天下物物化成賢聲遺
野幻小白花與彌勒龕俾一生佛參五十三此華藏海
莊嚴殊持攝散亂心以殄姦慝峽山矗矗蜀江流玉此
輪載旋何千萬年

欽山禪院記

建炎末荆湖南北列剝盡於賊環千里為盜區澧之欽
山在唐咸通為大蘭若寂先罹此酷時人命如葉州郡
閉關自固坐視剝掠焚蕩方迂辨曲談聊忍須臾一馬
渡江再造區宇遺墟掃礫剪榛棘圖厥修復當紹興初
楚安方來初僧堂藏殿厨庫大殿法堂則枯木誠作於
乾道丁亥紹熙改元宗譯建三門鐘閣逮嘉定辛未善
應又營諸天閣五百阿羅漢殿至是稍復咸通之舊閱
數傳歷百艱摧折於奔馳挫抑於留難莫知其幾也僅

克成之其他力弱寡助遂為強有力豪據而湮沒者何
限先是枯木鑿池蓄水溉田使穀不槁種藕禁採捕示
人以好生之德清心亭古溪橋則憩遊觀者發奇勝於
觴詠吟嘯土木之役至是不可以加矣昔欽山負邁往
之氣死於德山甦於洞上昧者以為躍冶於德山殆不
知其從容駕兩雄之時反睨直前微巖頭孰能柔其剛
挫其銳雪峯逶迤曲折養其胸中所未發終至大究竟
後世仰之如華山三峰峭峙半天上清風冷然可望不

可及故書之使講古尊德之士知師友淵源之正因作
而言曰三峯青中雄酋三人焉德可侔是謂欽山雪峰
之與巖頭白日西顏黃河北流天地所不能老兮廩乎
千巖之秋

鹽亭藏經記

非耳目所及不近人情苟可以瀕洞觀聽雖愚無識知
罔不曰怪曰誕其事著其蹟彰十指十目無遊形則市
虎投杼何自而信於是有誌怪者焉某年某月日梓之

鹽亭雲溪洲渚間黑月夕如晝溪民惶惑聞有司使即
光所自發而觀焉纔一尋許得經一龕貯般若華嚴寶
積涅槃合八百四十卷屬李友賢安奉於家粘綴完輯
歸於圓覺精舍道隆比丘造殿建藏護持維謹幻十六
應真環四壁千手眼大士居其中蜿蜒金虬繚繞朱柱
慶元二年三月十二日樹嘉泰三年九月十四落其成
予先人敝廬距此兩舍許淪棄江海未始見此殊勝莊
嚴隣里人來中朝能詳其說適契某人之請為之記系

之以辭辭曰什公翻經於秦樊公載經歸唐竺錫振華
華竺相參分布海寓雖三家市把茅鐘梵之地靡不具
較之五竺十不二三樊公之西心傳賢公賢以七象載
貝葉華其歸苑伽遇風淪于河譯於貞觀者般若楞嚴
心經諸部而已太宗文皇帝序般若房相國融筆授楞
嚴今茲水滸所出般若六百卷在焉豈偶然也哉言心
聲也瞿曇太宗之心卓然獨存於天地間天地可壞此
心自若也豈一塵一沙所能錮終使之潛照而不耀於

世耶揆之以魯壁汲冢非人力所能也

褒能寺記

苔雲間雖叢爾招提輒擅林塘之勝褒能通南林梵放
市聲相喧寂慶元二年僧彥康白禮部請今額於故宋
少師恭敏公香火寺首建法堂庫院未幾而彥康寂自
是殿宇室廬翼翼修廊廡庑庀湑垣墉四周棲衆之具
罔不有復敞華閣擬天台方廣為半千開士分身應真
之地如佛世比丘日赴四天下供作勝福聚後先歲月

則載諸梁題較千礎萬指大叢林則具體而微而一日
必葺之戒庸敢或墜寸椽抔土皆自普明出嘗語予曰
始予徒手來自鹽官而僧於此痛康之緒績弗嗣遂然
五指繼以一目誓續先志志大力弱曰惟艱哉如蜂采
芳醞釀為蜜不務旨蓄何以集事珍苑名葩離落野叢
擷英獵奇取不務多昌厥餘裕晨露夕霏沾曝寒燠日
計不足月計有餘旦旦勞苦弗憚也遲其成割而藏諸
以足吾用蓋嘗聞諸故老云錢如蜜一滴也甜吾則曰

蜜如錢一錢不浪費盡以作此土木金碧光明殊特大
幢刹吁三十年矣九年之功精盡於此矣于以拓壽域
墾福田俾嘗獵之叢一色一香稱法界性隨其心初應
所知量根莖枝葉華果敷實與此山相終始若夫掠功
以美己銜能以僥譽規利以豐橐肆誕以詭俗皆非吾
所謂道明雖不敏不忍為也為我記之俾後之有此居
者知厦屋之為帡幪敬懼修省為佛之所以為佛者以
當施者之心思普明之經營結構之難也如此

證覺懺院記 華亭

佛世淳俗如結繩過則許懺一經懺摩永不復作再則
擯斥不入衆數佛滅度後人無所依乃詣上座或詣佛
菩薩洎諸天像作佛在想收攝散亂肅莊六根發過失
因絲髮無隱祈哀請命洗濯刮磨不由往轍生則自列
死屬後人掃清積瑕不留宿蒂絕輪回根涸生死流漸
江東西此法特嚴長期短期各有常軌於戲擾擾萬生
逐順而往順輒弗常必以逆濟理逆則舛於是輾轉成就

黑業初於消埃久而穹深翻五欲瀾增九仞魏愚公漫
移精衛曷填一跌一溺沉墜罔測於是有菩薩僧作長
生懺摩愍此淪沒晝夜六時誓于生生此錢公某許公
某長生觀堂所由倡普照寺紹隆比丘所由和徧扣諸
檀希六殊勝經營結構起已廢之刹於闐闐是難能也
隆減度而修定作殿堂廊廡廚庫凡所當有者悉具然
後啟華閣舍無量壽環以住世應真樹千手眼大士與
閣稱稼有田樵有蕩微錢許振其始隆何以奏厥功微

隆成兩檀越之志定何以承厥終舊寺曰無礙浴院太平興國二年施徐可濬舍宅建大中祥符賜今額今為長懺觀堂一法也匪濯熱午氣必暍不浣垢膚腠必痛何自而知妙觸宣明成佛子住懺淨心垢悔滌熱惱穢濁盡除入清淨覺莫非今昔正信願力冥契而宿緣所追再振法緒扶此勝幢惟此勝幢如日之暹如月腫腫與國無休與天無極施者受者亦復如是

普照寺千僧堂記

堂容萬指燼於某年之寇亦既久矣遠人偉其名至是
務先覩為快今也漠然人以其名在而實亡也乃與柳
柳州鐵爐步志同按崇教大師祖祥寺之楨榦媿此缺
典聚族而謀曰有志者勇有為樂施者不吝嗇吾僧於
此逾四紀凡所興建根椽片瓦罔弗與舍我事罔集且
吾生平不妄受受則必辨禮義而不及私信稍享將有
以相吾志誓鼎新以終吾老市材僦工正信響答輸貨
惟恐後權輿於嘉定庚寅春仲輪奐於辛卯季秋越明

年而崇教寂又明年雪脊界天璇題闕簷翼翼前榮設
坐備物靡不具嗣孫智淵能繼其志而復其舊成不愆
期美不踰制惟壯惟固弗事侈靡窓牖洞啓床榻衡直
匪雕匪琢隨宜加飾華鯨吼月鉅鏞橫撞鮐背在前犀
顱茁霜旃檀無雜簷蔔有序本無位次如法而住十刹
五觀敢忘講明以福君親以康兆民謂吾素食吾食罔
素於昌明時密贊潛輔

華亭南橋明行院記

華亭圖牒載春秋時夫差三女子墓田曰三女堙聲詩
則播諸唐令尹詢宋荊公王介甫都官梅聖俞通堙之
剎曰安和石晉天福五年蔣漢瑊環堵中芬陀利花擢
於陸聚族而謀曰是八吉祥六殊勝處盡施諸釋梵家
遂基此役楨榦於是者曰本立病潮噉岸址白漢瑊議
徙於此改曰明行用錢中令歸朝所請之額堂宇樓殿
金碧煥粲雲棲鴛鴦瓊月行璇題具如經說凡所當有罔
不具藏乘二千餘卷棗栢大士華嚴合論在焉鍾梵壓

萬籟為一方宅心純想之地遷善遠罪者咸知嚮方一
燈長明四檀委輸規矩準繩有條而不紊五季方中水
立晝昏真人應期民登衽席聖聖授受逾二百年未聞
識載固自若也云胡慧日求紀述為日曰故國喬木其
大蔽牛其高垂雲可無封植日冀懋長風雷之鼓盪雨
露之膏沐而至此也一剝百堵容數千指功倍封植惠
戒剪伐人天之所瞻龍象之所懷不啻故國喬木罔知
創業之艱難則將怠乃訓盡講明以詔後世不亦可乎

因其說系之以辭辭曰五季中民迭遭沸如糜號無天
中令君吳越錢奮一旅圖萬全玉節勁金城堅王海國
庭中原振義聲開福田空寂崇經象傳幢剎建泉貨捐
為幘幘持危顛誓子孫銘肺肝攜錦繡邑山川歸有德
同永年帶如河礪如山與竺乾無黨偏

北磻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磬集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_臣初喬齡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_臣沈恕

欽定四庫全書

北磻集卷五

宋 釋居簡 撰

慧華嚴傳

釋善慧震澤沈氏子字無愠頤菴其號年十五白父母
曰願聽我出家家去蠡澤應天寺一牛鳴地素崇佛莫
奪其志十六受度以有明為受業師法真師會則稟嗣師
訖戒品飄然振超方之錫時法真駕圓頓之旨於三吳負

大機器之士憧憧自遠惟恐後公以妙年方軌老成雋秀
染指法味窮日夜之力旁別遐搜疑必問難必通纖毫不
礙膺乃已日用疏鈔研墨外無長大布不華一飯不背衆
不過午五講大經楞嚴圓覺則十數徧撮八十一卷之要
則述法界觀搜英記序臺說圖合三卷以發其奧指圓
覺類雜花而言約則述會不會篇續教章復古記三卷以
統其離金剛辨非注金剛纂要記同教問答合五卷則
以定五教之分齊破會三歸一破三宗說蘭盆辨正

評連珠合五卷則以一異宗之紛紜皆法真師晚年所欲為而噬臍於鐘鳴漏盡應緣之地則平江之寶幢閱十四載嘉興常樂三年臨安南山慧因十一年皆西泚勝處故得益者衆皆斬斬有所立壽七十八臘六十二嘉泰四年正月初二無疾而蛻於慧因方丈留十日閣維舌不壞骨石舍利入香嚴寺衆塔遵遺戒也

贊曰五竺特葬大浮圖尊法也大法漸醜此土妄一衲子忝厥生巧飾其亡悉力假援鑿幽邃擅形勝以掩其

朽骸腐骸神陰陽家荒唐謬悠妄冀夫所不當得欲利其後可哀也已公之所成就雖板竺西大浮圖何歎焉而決定明訓凜然在茲於戲賢哉

菩提簡宗師傳

戒定慧三學必先戒越戒而學定慧邪說也菩提宗師師簡由戒而求定慧遂昌厥昆尼字仲廉號止堂嚴之建德任氏子少好讀書少長學舉子業暇日遊景德寺聞應堂惟定講蘭盆經若有所感遂超俗於杭之法

顯寺事景瑫為比丘受具畢即往不空學於法海師一
蓋亭午終日淡如非勝已不友非衆法不出本宗文字
沉潛反覆雖前輩未發之蘊必了了乃已一時宗匠盛
稱賞普救寺首座元印師號精律學諸師畏敬解后相
遇以資持會正同異卒然相詰難隨語剖析不少竚思
聞者悅服後見宗芬宗晏於永嘉芬器之留三年至是
總別持犯雙單止作之疑無復礙膺已而歸杭依論宗
大法主智曇師學唯識百法華嚴台衡則次第與其宗

之翹楚者抑揚商略無相宗印師稔其籍甚虛第一座以俟出世於演法寺其次不空兩記並行取舍適中臨壇歸然有南山家法晚居菩提九年而寂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二日也度弟子紹聞行依孫曰文秀得其傳而潛符密証者梵威首選垂寂之頃謂行依曰平生苦心以律自嚴不空了然師知之深舍是莫可囑身後言既而逝端莊如生壽七十一臘四十七龕留一七日而闍維骨石舍利歸普同塔

贊曰經律論三一戒定慧昧夫擊小彈偏以頓歸漸者
固不流於諍論簡以律部自任而博約諸宗之所同異
故其成就者如此

無名子傳

無名人與造物游於蓼水之上生無名子商周時應采
詩之求不知其幾世鄭衛淫戰國雅頌不作采詩官廢
會摩騰竺法蘭西來與烏有生歸焉或曰子名且不有
實將安在烏有生病焉子曰象教中微人心潛怠主文

謫諫上則二雅旁法九歌下雜謠言託吾虛名駕其說而正其失謂余無名妄也無實妄也汝病之吾辯之亦妄也生踊躍曰然則子罔象之流亞與子怫然而作曰罔象生罔兩厥類惟錯冒吾法為奇貨飾佞士廣厥類愚無識知卒莫逃君子之誅汝何從比余於罔象乎雖子異姓而特蕃衍散諸四方挺挺有祖風烈隱德不耀可無傳焉北礪曰無名子與烏有生名實之辯辯矣名且無烏乎實所以諷者微而婉又何俟借風雅託名氏

然後為得哉

兩窮傳

樸翁銛文穎惡凡子如仇反譏余涇渭太分則語之曰
方將以是告子則把手一笑而忘其病此反以告人也
他日婆娑冷泉鵬舌嘲哢譁而侮之遂過天竺逮還故
棲天竺之人依依有去思以儷語為謝其略曰獲依虎
臥之浮圖政類鶴鳴於華表閒吟古句青山豈礙白雲
飛却憶先師老步只堪平地去屬余賦解嘲所謂不能

助桀遄至吠堯一窺豹斑五窮鼠技含怒蓄怨於彼其
久也覆巢墮卵於吾何有哉嘉定甲子冬尸玉几者祖
冷泉故智將不利於我正論橫制厥類妥尾樸翁述其
事寓狸不執鼠寄四明地主李雍之云堪笑主人偏愛
惜容他籠裏咬鸚哥則又囑余曰兩窮併述為佳傳留
與叢林作笑談昔老坡南遷遇歐晦夫於合浦誦梅都
官贈詩云吾家無梧桐安得久留鳳坡亦自誦送老泉
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謂歐曰梅二丈目為鳳者

例窮如此嘻鸚鵡也窮且介矧為鳳尚何加焉北磧曰
小人道長莫如六宗六宗不除禍天下後世何時而已
哉東西壤斷不啻十萬里風殊俗異小人滋蔓而難圖
若合符節彼蒼者天盍亦殄此羣醜庶乎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

重刻永明壽禪師物外集序

能使所居山大於天下鼎望禪苑永明與達觀盧公之
於雪竇也空寂蘊奧公尤為先知出人間世為龍象任

祖宗九鼎之寄宜矣開禧初余登會稽探禹穴陟華頂
度石橋闕曇猷逸蹟雁宕攬勝訪客兒蠟屐揚颿處回
乳竇觀千丈飛雪住山石橋宣無言與余登中峰公昔
著書地老頭陀出公肖象碧眸廣顙氣凜凜如生屬宣
整飾書余贊其上曰客吟燈殘猿啼月落衲被蒙頭千
巖萬壑起破凡夫為等覺妙覺齊大小乘於錢索井索
縱大辯於談笑寄虛懷於冥漠所謂百軸宗鏡之文如太
山之一毫芒巍巍堂堂煒煌煌煌非心亦非佛破鏡不

重光茲又得此集附益於毫芒然則公非用力於騷雅者亦不在多少間獨喜某人講明舊話重刻以壽古宿為書於僧統寧公序後

仁王護國般若疏後序

仁王護國般若疏天台之極言言心聲也天台之心在焉循聲而得心忘心而得法庶乎小酬百難顯晦淪於遐陬海隅復歸中州也見而不誦誦而不通通而不說說而擇授均得罪於此書嵩山晁騎尉序之為詳北磧

申之為約雖涓塵增溟嶽不在乎多少間其於宏贊弗以異學二乎中則同出一轍嘉禾古石蘭若傳教行彬重刊以永其壽為書之

注心經序

蕩相明宗者大般若經之極致而司南沉空滯寂也凡六百卷卷凡幾偈偈無量故字亦無量字無量故義則叵量如是展轉各無量數欲彰其目必提其綱欲窮其量必執其度不則塵沙要奧廣大玄閎雖巧歷莫能悉

數心經之譯二百六十字苟得其要如上所陳若指諸掌推而廣之不知六百卷浩乎其博也斂而藏之不知二百六十字藐然其約也提綱執度舍是而無所準的也然則此經般若之靈扃也心之所之法之所由也心之所止法之所歸也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一稊在庾也若夫不知復不足以見天地之心隘此心不足以語此經之方迷此經不足以知此心之妙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三智大觀於是乎在孤山造疏數千言揭此經大明

淨覺則肅徒振旅全師而攻之百年宗徒未卜孰詣宗
印師作哂乃末流無所適正異其所異而同其所同將締
其言而一之賁志而死元粹嗣其志旁羅契經冥搜玄
文參諸往哲斷以已意句析章分會殊而同理貫義條
反違而從孤山之說必明淨覺之難必通夫今而後自
本然衆相見無相空即蕩然大空識真空相因指得月
得月忘指月與指俱忘也不忘者忘乎哉

集注圓覺經序

覺而不圓者有矣夫未有覺而不圓者也圓而不覺者有矣夫未有圓而不覺者也昭昭日用之間而不知也一性圓具不知故不覺也性之所具曰圓圓也者凡愚不虧聖神不盈自本自根與生俱生圓同太虛而無欠餘太虛同受而與之俱良由習與性離情與智違背大明即大闇悠悠長暝不了此覺縱復亦了覺而不圓惟其不圓其証亦爾遂有修証之目為三根利鈍所以別也所修者何修此者也所証者何証此者也所修不同

所証則一也故曰一切衆生皆証圓覺非覺之以妙覺則止於其所覺非圓之以至圓則止於其所圓自四十一地以前皆止於其所止而不知夫所由止不修何以達其證不證何以明其修亡證而亡修而妄冀夫所謂圓覺者是今日適越而北轅也修而後能證證而後能忘則十二大士未始有聞也十萬大衆未始有聞也六塵不濯而清淨四病不藥而瘳也靜幻寂非一而非三單複圓無前無後也如是乃至圓裹三世清淨平等皆

光明藏也圭峰發明此經造疏教萬言反約於廣博浩繁之中畧為別本由唐至今廣畧並行西南學徒家有其書江淮荆蠻稍若不競天台再造於五季亂離之際鼓行吳越間作者輩出嶄然見頭角由是二家之言肝膽楚越彼所宗尚我得排斥我所宣演彼得指議異已之卓識與共環堵必羣咻之務其說之不售同己之固陋遠在萬里必羣嗾之欲其喙之必信使二家之道不淪於必爭之口者幾希古雲元粹師所以憤悱慨慷集

注此經而示其同也以本宗之義發他宗之言以他宗之奧揭本宗之玄本諸其理不本諸其宗參諸其心不參諸其人黨非其同伐非其異平持其衡婉立其言俾滯於一曲者知夫師子手足一金也江河淮濟一水也毋求異於圭峰亦毋以求同也異其所異而同其所同非一人之私所能也

送張少良序

文章不學而能乎曰唐柳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李長

吉七歲長短之制動京師今也有諸曰括蒼張少良十五六時從父學稼方春耕破霧漫不分畦畛輟耕而歌曰似雨元非雨如雲不是雲翻疑天與地渾沌未曾分鄉先生常秘丞建聞而竒之內諸塾已而寘諸庠今為名諸生富春秋將偉其衣冠嘉定二年春相遇於丹丘巾峰之陽樸茂沉默直亮簡正鄉不遇常亦豈遂自棄於耕稼之伍吾不佳張之遇常而佳其不忘常又不佳常之得張而佳其始卒於張異夫相驕相諂彌縫為市

道也遠矣其去也書以識相遇之歲月以為贈

送一上人持益序

平地登雲南北一舍強半黎洲瞰杖錫為平野遠如之
峻陟則倍蓰在昔單丁今有衆一踵門而言曰育王太
白衲子古洙泗比以萬錢汰舊學萬錢何從得哉黎洲
門不暇啟有來轍容我則持益出山高原使來相勞苦
余聞而笑曰黎洲失之矣歲荐饑妄一夫據把茆足以
傲睨高蹈以振其賈鼎望且學其為黎洲胡不為與雖

然我知之矣智海云僧者佛祖所自出拒僧拒佛祖也
芙蓉則曰可粥則粥可飯則飯若去與留在彼而不在
此高原之心有是夫一曰然然則不可以不書以振梨
洲學古之志云

清白堂叙

歲荐饑所至散席靈隱印萬指厭餘而百堵皆作忽中
飛語會稽之籍毫析厘剖無參差宮講大監劉公靖之
曰請自今以清白稱播于聲詩和者不約而同噫魏文

示樂羊滿篋謗書燕惠遣騎劫代樂毅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山林奚為哉是諸君子昌之以言隱然有不得其平者書之為清白堂倡醺叙

送夢書記序

詩人于君實問予識天台夢乎予曰天台舊遊夢想常在于曰吾問夢書記予曰書記今備數非夢也于怫然而作曰浮圖曰夢掌天台宗徒之記子何愚甚蔽甚耶則應之曰吾非不曉子問也古無書記自積翠老南領

徒行脚叢林稱之後世嗣其遺響僅得積翠之一體餘則百步半百也吾冒其名屢矣未嘗不惴惴自憐也吾車覆矣蹈吾轍者翹楚乎容止誇大乎語言行行若出積翠上不待兩端則黔之驢人以其不足道而去之猶喋喋不已使同類謂彼不已若故去故謬以應孰謂子攻我至此極也豈毋望於洗空凡羣張吾軍哉子曰審若子言豈特此已儒吾之宗釋汝之氏仁義本根禪教源委彼以其真我以其偽姑且置之萬事勿理夢則固異乎如此尊師友

識禮義孜孜問學進而未已他日與夢語乃以于言為
是私自謂人亞夫之營視棘門灞上如兒戲爾因語之
曰鄉所望於空羣者子其勉之夢起避席頓首曰唯

送上天竺月光遠歸四明序

四而喜三而怒衆狙也加之以非常之寵而不喜臨之
以無故之辱而不怒斯人耳吾於月之東還也以是二
者酌其淺深則曰曩來自東今還自西造化也昔當其
舒今當其慘喜怒哀與中山之拔謗書已盈篋其子可

信方織而投杼事久論定真毀譽者出甚矣才為妬媒
能為忌囹彼以我為才能不奪不饜媒囹是徇若幸顧
我何戚乎容是豈知我浩乎中也則謂之曰我將駐若
之轍於兩竺間俾志衡台問奇字刀刀魚魯母母育盲相
承月曰噫勿崇吾咎含沙搖毒中而未已虛舟飄瓦悠
然不知彼有畢弋又倚城社萋兮貝錦以成文章詩人
嫉之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其嫉彌甚造化寬假以華其
歸城南吾廬有琴有書自艾自懲自卷自舒飛光須臾

高山蒼蒼流水湯湯以遺其音以思古人以獲我心

送高九萬菊磡游吳門序

少陵得三百篇之旨歸鼓吹漢魏六朝之作遂集大成
離騷大雅鏗然盈耳晚唐聲益宏和益衆復還正始厥
後為之彈壓未見氣力宏厚如此駸駸末流着工夫於
風烟草木爭妍取奇自負能事盡矣所謂厚人倫美教
化移風俗果安在哉山陰菊磡高九萬得句法於雪巢
林景思於後山為第五世嘗出唐律數十篇活法天機

往往擅時名者並驅爭先加以數年沉潛反復樹離騷
大雅之根長漢魏六朝之幹發少陵勁正之柯垂晚唐
婆娑之陰擷百氏餘芳成溜雨四十圍俾困頓於風烟
草木者息陰休影方有事於吳門吳號多士趙靜齋子
野盧蒲江申之柄此能事第往必以吾言為然

頑石序

欲叢林復古必綜核名實名實正而叢林不振則正因
可毀大乘可焚修飭諸其內而畧諸其外抱道懷義特

立不撓譽不喜毀不怒不曰有常不曰君子實將焉處
將有人焉肅威儀懷佞壬正辭氣事容悅不曰鄉原不
曰穿窬實將焉居故君子務實實振名名不振實也審
矣咨爾頑石是儆是戒庶乎粹蘊奮乎頑質實而若虛
也實若虛此余所無媿也

送四明賜越州源珪往華亭序

若知驪龍之頷有明月夜光也夫非逶迤曲折巧運其
智極九淵之下與之相周旋終莫得所欲不然麝粉之

不暇敢妄冀徑寸哉寐而得之非得也道非九淵之下
甚邇而不遠非驪龍之領甚易而不難苟無其方則遠
近難易或相千萬二三子來自東也東州師友尋訪殆
盡復將問津於華亭是行也須其寤而探焉

字三子序

開禧丙寅仲春既望予自鄮還西湖解后二三子於冷泉之
上扣其所從來乃知其為天台者也幾月而後去其去也請
更字予予曰字所以代名師友命之爾更之背師友非

是苟循子又安知他日不復更於他人而反吾言耶三子相視而笑曰子何見之晚也天下之所同者理也理之所在則終身踐之苟未至必至而後已子烏乎辭遂命珪曰瑩中俾鑒諸內而畧諸其外命源曰叔進俾不舍晝夜而朝宗于海命賜曰無言孔子曰賜也不幸言而中是使賜之多言也賜也於是觀焉珪也源也舍是而無所繩準三子有得焉則予不幸言而中也言而中是使予之多言也

送陳原父詩序

壬申季秋永嘉陳原父侍仲氏解四明定海少府之組
借榻於北礪數月束書外無長物蕭然如僧奮然有志當
世日與此邦之彥遊歸輒三鼓余未嘗不遲其歸原父
歸亦未嘗不至予臥內言是日所與游與所為所見而
後寢自首及末風雨不渝且未嘗見其評論人議已者
不問予游四方得見有常者蓋寡若原父非有常者耶
男兒有志事竟成非有志者耶其往也素齋領客載酒
賦詩餞之於江許盧氏小圃予亦賦諸公訝余獨醒以

序代罰

送柴生謁東嘉呂守序

慶元丙辰予在鷺之小嶺有偉衣冠來謁者曰我漢太尉棘蒲侯裔也越明年復見於鄖山欲緇其衣求益於余余顧何有哉去年秋七月用岑太華悼佛智大士故事作詩弔余不以示他人而輒見投憐其暗投也則幡然竟去謁宜獨將因宜獨以見呂東嘉是舉也適足以濟前日求益暗投於余之兩失也既得所依歸而不志

所求吾恐其失倍於前既無以昌其行又無以濟其需
命之曰子之謁東嘉郡侯侯固好義郡文學吳越錢竹
岩天下士也與侯道同氣合子無意於六義之旨則已
苟急於此舍是無獲焉

無極序

或謂太極無極之辯起於無極圖豈濂溪務為後世爭
端耶昔游康山臥龍菴見劉淳叟擘窠大書亭柱曰是
日與朱南康論太極無極吾謂太極無極非古人意裴

回四顧恨不見劉子而畢其說有以無極自號余使之
坐而問焉曰若知無極之極乎盍以我告有以我告則知有
極也如其不知則知爾將北面質若之不暇何暇為若
說若歸而得之得則忘之則太極無極是古人意非古
人意不俟問人而判然胸中矣

潯溪醕倡序

經子史傳記皆序下至雜錄小說亦莫不然序棋序飲
序画未易一一數然則於倡醕為尤宜畏齋何智夫遲

次家食容與三益笑塵間二三友更倡迭和以相勉使
書其後序所以申導志義詩者志之所之發於言而義
在茲尚何序

贈儒鑒聞人晦叔序

觀中朝名勝贈儒鑒聞人晦叔之作因作而言曰儒與
鑒二而一一而二鑒之誤一人耳儒之誤誤天下後世
獨能兼之諸公所以亟稱亟揚之余病愚懶如根盤錯古
野發其用工如林乃不一售嘗試其技觀兼之之妙又

從而申之曰儒則儒豎則豎果能一之大章者變愚輒
毒已圖蔓莫冀萬金試良請從隗始

元谷禪師語錄序

慧日目齒兩種不壞之藏既銘之矣越二日復見此錄
此老臧心不施心苗發生以無作有脫間漏架如猩猩
屐如刃上蜜又如深窵文錦蒙羃其曾中毒故能中人
以毒曾落窵故能陷人以窵吾於是泄其密機使觀者
知需水蠱室母飲涓滴破絮敗繒勿行榛棘康逵八達

平等超越

五洩留題集叙

佳山水如王佐才可就不可致天秘未簾隱德弗耀非
胸中丘壑捫蘿陟險履欽蹈嶽極幽邃窮遐隱何以發
奇怪之蘊暨陽五洩越絕佳處相攸者默唐僧也編茨
拾橡不啻大廈廣居食前方丈洞山諸老嶄然見頭角
自是始有五洩之名喧傳浙東西由唐而宋名勝接武
把麾而至者自集賢校理刁約始所謂近模雁宕形容

小遠較廬山氣勢高乃其詩也持節而至者自尚書主
客楊傑始則曰堪笑興公游未到都將佳語賦天台自
是枵巖虛竇嵌石倒磴奇詠芳什翰墨相照映往往蝕
苔蘚著薜荔日遠日益漫某人萃而裒之欲鋟諸梓示
游觀者使其新思油然而作然後闕五汲問兩源濯縣
水躡飛磴襲諸賢逸蹟釘兩公舊題援毫而賦賦罷而
歌勺泉以酌此山之靈而勒回俗駕或未已也

禮書記歸葬弟序

志學而貧益崇玉其成也貧而成初何傷付用舍於行
藏捉衿肘見弦歌在床貧也非病也賜也逡巡而返也
視其高車駟馬不啻桎梏古潛禮從余學貧而青於藍
昆弟之喪俟其舉憂憂乎其難哉噫死喪之威兄弟孔
懷歸而勉之當有相者

月巖序

一喜怒汰念慮風絲萬緒何自有發不中節損中害和
澄湛之體果安在將有大勇却步反顧內則見我外不

違物方是時也巖前月升縱其所如漫不復理蕩而弗
反靡所底麗方是時也巖前月沉方其升時天籟自鳴
逮其沉矣天籟自瘖巖中禪心永枯雪深

開先性語錄序

圓悟等閑道出四個字道言如枯柴道盡陳尊宿近時
據曲录木牀三日五夜努得箇上堂四句偈以顛為倒
以逆為順因邪打正必曰因正打邪指鹿為馬必曰指
馬為鹿反是謂之順朱噫不知朱順耳此弊僅四五十

年餘波末流渺不可遏開先老子提倡一編度火金虞
其或變度海囊虞其或滲反覆指撝了不可得異時商
榷一言半句言猶在耳今非吳下蒙也兵車會同請辟
三舍

月潭序

一漚不作際天一碧磅礴地維天為其底鑑萬象而不
有其照涵十虛而不有其廣霜蟾駈轂玉輪碾空空澄
水寒景在萬水崇山嵌巖石壁土囊釣獲其明而不分

景云何能然以非水故因作而言曰月在潭景自天形
弔景光漣漣潭以虛為任月以虛為映惟其然物以虛
應道集虛兮物莫我違既堅凝兮爾其咎誰

鏡潭序

鏡鏡空潭涵虛空虛無映鏡潭無滓鏡忽塵拂之則明
潭忽雲豁之則清可以觀德可以鑑止人知鑑夫止水
而莫知其鑑夫所由止惟止能止衆止止之為義大矣
哉繇蠻黃鳥止于丘隅知其所止也知夫所謂止雖雜

然前陳縱然旁午弗俟制而止矣於是觀德德亦大矣
惟鏡與潭如空合空與吾寸淵洞照無外噫曰鏡曰潭
矣又曰心何區區之名數其多乎則又曰體同也量同
也雖名數千萬何患乎

送鍾賢良序

漢西京取士設非常之科待非常之才如縱綆千尋縣
五十牓不在鱮魴鯉鯢瑣屑減裂故人才輩出內則為
卿相外則使異國窮河源答單于斬樓蘭六駢渡江中

原戴舊德而歸我者曰王宣子未幾登甲科賀者及門則感頌而作曰吾僅費數百金買麻沙一沓紙故而至此也何以賀為或謂其輕朝廷非知言也輕場屋耳永嘉鍾君少負不羈少長作舉子業壯而恥與瑣屑滅裂者伍十年閉關夜燈曉窗博觀約取習大科業成而不試遊大搢紳間不小低簪落落寡合無餘貲有兩佳子天其或者俾責償於斯乎老我山林無用於世惜有用者不為世用豈拙於用大者獨惠子之與漆園吏也耶

送永嘉黃上舍

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其樂也全華冠縑履能安其貧雖
貧不病彼結騎聯駟朝燕暮趙奮三尺喙馳聲譽利富
貴沈痼於游說何其遼哉百世之下言聖門者兒童能
判賢不石崇入太學見顏淵像謂王敦曰人生當使身
心俱泰敦曰子貢去卿不遠吾嘗謂崇之禍自身心俱
泰始永嘉黃上舍貧遊江湖非好遊也將交四方賢雋
以自廣牛腰行卷含雁蕩花木香眉宇清整帶龍湫烟

霞秀嘉定初予居丹丘巾子山下寺臨海長曰某者其
諸父也表表卓絕政尚簡入寺行散輒忘返智父似之
知其為永嘉文章家代有偉人積學而厚蓄約守而靳
出若農之望歲則大有之獲可量也哉天其負耕吾不
信也

易紅丸子為神奇丸序

市井所謂紅丸子雖策寬膈消積之勲特時暫耳今此
則異於是羶膩凝滯壅隔翻逆血滯氣積效驗立至售

雖廣於士大夫未孚衆易名曰神奇取楚漆園吏神奇
化臭腐老坡聖散子之類庶幾新見聞而利及人也遠
譬夫水並流孰不善渭而惡涇泉分酌孰不賤貪而貴
廉豈特水哉釣渭之叟志除暴亂安生人於釣絲謂之
釣則不可歇後鄭五喜滑稽玩人物於流俗謂之相亦
不可由是觀之名不能美物物能美名名不能美人人
能美名也審矣藥更是名也吾恐其混殺廉貪渭涇賢
不肖無別而失其濟危急之實

靈叟序

古靈提撕古佛堂藥廠受業師之沈痼謂其不識症則不可至於劑砭則非瞑眩謂其識藥則亦不可且靈光洞耀其身在此景中矣將使同在其中者超絕景蹟豁然青天白日難矣哉古也號靈叟抑有取於靈乎天下孰無受業受業豈無師者苟取於靈當取其未發足南方已前不然吾恐刻鵠不成反類鶩也

信翁序

海具八德吾取潮不失時為海上人別稱曰信翁祖云
佛法大溟渤非信莫能入不入則安知夫傍無邊深無
底廣大涵育之量百谷東注不加益虛受也尾閭泄之
不加損持盈也學者知此則揚子雲所謂終至於海也
不然溝澮皆盈而不知其陋曰吾海也倏然而涸始悟
夫不信不學以至夫噬臍故吾嘗以信與學告夫相從
者茲又以告吾海儻未喻厥旨盍觀柳柳州東海若反
復尋繹與吾言同異何如

溪翁捺海塗序

過剡必先問戴公廬指點阿猷回櫂處賢不肖然也斟
清飲淥濯纓濯足賢益賢不肖亦有瘳則溪山人物遞
發竒蘊或以縱適自賢登名士之目視天下治忽若風
馬牛不相及以有為為不足為卒至於不可為吁何時
哉溪居緇褐某翁者訪余來礪陰扣其所存曰將不以
事物經意自賢邪抑山樵溪叟爭席專此勝邪是二者
皆非吾之所謂道翁曰子何見之晚也不畊不桑殆不

知吾用吾力甚於畊桑之難也不工不賈殆不知吾用
吾智甚於工賈之勞也閱古高僧史得開田說大義服
膺焉殘山可隄剩水可陸駟海若活餓殍當不啻千萬
什一以供吾千指洗盥於以泚食前方丈尸素怠事之
顙子何置我於碌碌無用因人成事之域哉吾聞其言
若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申其志道其義策其勤為是
說

送觀書記序

合而離從而違苟不愆於義離合從違皆中也閭閻不
為從侃侃不為違夷險百艱適於義交道之正也反是
必強笑語諛媚以相悅飾偽貌佞壬以相下進則詭隨
退則揣摩苟合詐從伺隙俟間起而乘之以相賣聞一
善言見一善行冀其協贊以澤人利物難矣哉晚得吾
觀物初從容於大中尊所聞強記覽未見其止睡再鼾
吾伊聲猶在人耳偕來虎巖當安庸爭奪甫定掉頭舍
我而他之吳越家林深眇一枝可以憇勸翮去不俟留

還不俟速懼其去而忘還也則謂之曰琴川苕溪一葦
可航日損日新勿謂蜚廉慵而不我告嘉熙戊戌春下
澣北礪序物初而與之別

無外序

閩州遠
書記

盡已以盡物物斯應物應則虛受已則沖然漠然游於
孰已孰物洞表裏一邊幅之地振大方之轡允蹈於其
間胸中天地無復畛畦而備於我者眇中邊背鄉之殊
盖道之所在而已因作而言曰反觀匪內遐眺匪外而

我與物等此大塊嘉熙戊戌北碕書

石樓序

一炷清香滿石樓大覺焚龍香應量器後乞還山林進
頌詩於慶歷天子末後句幾二百年潼川普明比丘摘
石樓二字以見志石樓得非岑樓之謂歟仙好樓居抑
有慕焉則莞爾而作曰攬谷成陰去作金鑾上客黃太
史序忠國師也不知風葉擁趺同叅先識豈巖間半芋
付深夜讀書十年宰相可同日語圓通却萬乘詔遣弟

子行或以為尊法有體未若一舉萬里勿以累大覺之
為愈也當寧虛心方外將蒐巖剔野可無蘊經濟甘隱
約者出其治豈四十二年而已哉石樓自名蓋惜圓通
不知出此而大覺歸山林之晚書其言使後世知石樓
之自



北磻集卷五